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四十二回 鍾離權遇神獸 帝君得高徒

卻說鍾離權正在小心戒備之際，萬料不到來的東西竟能悄沒聲兒從他身後暗襲，不等他發石相攻，已將他輕輕馱起，轟雷掣電價騰空而起，一霎時飛入雲霧之中。鍾離權這才有些驚慌起來，但他還是不肯墮淚的硬脾氣，越是處得危險，越要拼起一副從容瀟灑的架子來，況且他新近拜仙人為師，見師父雲來霧去的，□分自在，心中好不羨仰。他那小心窩裡唯一希望，就是想學這騰雲之法，連那長房縮地之術猶覺過緩而不適用，此念蓄有多日，萬想不到於此危難之時，先教他嘗試這騰雲的滋味兒。這鍾離權也真頑皮，他就立刻轉出一個念頭來，想道：此去凶多吉少，一條性命橫豎送在妖獸口中，好在它有這騰雲之法，樂得在此身未死之前著實領略一番空中飛行的風味。如此一想，他又生怕路徑太近，一回兒就到了妖獸窟穴，忙在這東西頭上拍了兩下，說道：「好朋友，我知道你很歡喜我咧，我就拚著把身子奉送與你做餐小點心兒，你也不怕我逃到天外去的，何苦飛騰得這般迅捷，慢慢兒走著，讓我也玩玩這空中景物，你也不得□分吃力，彼此都有便宜，不好麼？」當他說這話時，自己也很知道這是無聊之思，一面說，一面還急急忙忙瞧看這上下四旁的景況風物。只見上面高不見頂，四週雲煙迷屆A許多地方像有些樓閣亭台、飛泉怪木，他心中就認為天上神仙之府，這時倒不再欲羨他了。看到這裡，才待俯視下界，同時把要求妖獸的話也剛好說完，只覺那獸似乎理會他的意思，容許他的要求，立時把騰飛之勢放得極緩極穩。鍾離權又驚又喜，不覺失笑起來，道：「怪不得我祖母常說，我這八字是逢凶化吉，遇到險處必有好人扶助。照現在看來，不但好人扶助，連妖鬼禽獸也都和我有交情咧！」這時他橫定了心，先自撫摩著那獸的頸毛，謝謝它的雅愛，這才從從容容的俯視塵寰。只見經過之處，有赤地千里，寸草不生；有人煙繁密，林木榮森；有極高的山陵；有深長的河水。一回兒好似經過大海之上，只見上面是天，下面是水，水天輝映，不辨界劃，身行其中，好似一個大圓盒子，把身子裝在裡面一般。海風起處，那將墜的夕陽和新升的淡月一紅一白，倒映海底，都被波浪掀卷，又似轉輪一般，翻過一輪又是一輪，真天地之大觀，世外之絕景。鍾離權看至出神，小孩脾氣又發作起來，坐在那獸身上手舞足蹈的大聲吶喊，竟把自己的危險和此去的苦痛完全忘得乾乾淨淨。照他志願，恨不能再和那獸情商，在此玩個□天半月，然後再把身子奉酬它的雅意，卻才死而無怨。不道那獸卻再沒大的耐性，見他如此瘋狂淘氣，忽然發怒起來，只見它蹄一緊，騰身而上，入於冥蒙之中，弄得鍾離權身覺寒冷，且除迷漫煙霧之外，不但海景不能再見，就想再看別的東西，也是一無所有。正在萬分氣悶、大罵王八無情的當兒，猛抬頭，見眼前湧現一座絕大城市，城市之中有許多巍峨宮殿，高聳雲表，那獸竟把他馱入城中，直奔正中那座大殿而去。鍾離權至此方欣幸道：「近來倒常碰見些神仙，不要這地方就是神仙之府。那獸倒是好意帶我來玩的，要是不然，怎不把我早早吃入肚中或挾回它的妖窟，怎麼倒送我到這個好所在來。只恨它走得太狠，方才行過許多鬧市，竟不及考察那些仙市的情狀，倒真個不划算了。心中正想著咧，驀覺那獸向下一蹲，自己坐不住身，一跤翻下地來，睜目四顧，可不已到了那所大殿上了。大殿的情形在他眼中看來，橫豎形容不出，是那麽一種格局，怎樣的考究華美，總之一句也說不上來。但能點頭歎賞，認為非常有趣而闊大的地方，心中不住的感謝那個妖獸而已。

正徘徊間，就見有人出來，衣冠服飾倒有些像凡間皇宮中人，因他是京中人，常常可以看見，所以認得這是宮殿，又曉得皇宮中的服飾。但這人的打扮卻和皇宮中人有大小寬窄之殊罷了。當下那人走至殿庭，向鍾離權一笑，招手兒說：「帝君召你進去，須要小心，不許頑皮，曉得麼？」說罷，走近他的身邊，輕輕拍了他幾下，說道：「這一路的顛騰，倒不怕辛苦麼？」鍾離權此時恍如置身夢境，不曉是怎生一回事兒，更不知這究竟是什麼地方，但想這馱來的妖獸絕是帝君所派前來迎接我的。既然如此，可知危險二字是斷乎沒有的了。回頭再瞧瞧那獸，原來是一頭碩大無比的吊睛白額虎。這算是虎中頂厲害的一種，鍾離權竟馱在它身上，奔波了這一夜，回想起來，倒也有些驚怕。那人見鍾離權立著瞧那老虎，便笑道：「你還打算仍舊請它送回去麼？放心、放心，等會見過帝君，帝君自然有法子送你到家也。」鍾離權見那人猜錯了自己的心思，不覺呌呌一笑，倒也不再和他分說，跟了那人走過幾層宮殿，方到一處小小偏殿之上，只見一位裝束尊嚴的人坐在上頭，左右侍從不下□餘人，分立兩邊，靜悄悄沒些聲息。鍾離權也不曉得這是什麼服制，但覺眼中所見，衣冠體制再沒比這更華麗莊重的了。因此他心中想道：這一定就是帝君了。於是小小心心跟了那人走近殿墀。那人先進去，似乎為他報名引見之意。

帝君手中正捏著黃面白心的書本兒，似乎翻查什麼事情的樣子。一聽此言，便含笑說道：「宣進來罷。」那人下來。把鍾離權拉上庭墀，命他向上跪拜。帝君傳旨平身，鍾離權起身謝了恩。

帝君著他近前，鍾離權才瞧清帝君原來是位白面長鬚、神情和藹的正神，自己覺膽子大了許多。帝君攜他的小手，問他可是鍾離權，師父可是李玄、別號鐵拐先生的，鍾離權一一應答。

帝君笑道：「可還知道你的前生是什麼人，因甚貶謫下界為人？」鍾離權對稱：「日前承鐵拐師尊指點，已約略明白了些。」帝君笑道：「你如今可願意修道麼？」鍾離權一時不曾答應，只抿嘴兒笑笑，又把一個小食指兒放在口中，卻挺起兩粒亮晶晶圓溜溜，灼灼生光的小眼睛兒，骨碌碌一陣翻騰，朝那帝君盡瞧，那一副活潑玲瓏、天真爛漫的神氣，真叫人可愛可喜。帝君和一班侍從仙官都喜笑起來。帝君又諭道：「你是有仙緣之人，果能立志，比平常人事半功倍速，將來的成就可和你師尊一般地位，決不止和前生一樣，專替你祖師管這坐騎的。你師尊想來也對你說過了。」鍾離權仍只訕訕一笑，意思是不敢自信可到那般地位，又不甘自居於不堪造就之境，所以聽了諭旨，始終還是對答不上。帝君已知其意，笑道：「你的意思我曉得了，這也見得你有志氣，又不肯自誇，這便是入道之基；但你還要明白，你雖拜你師兄李鐵拐為師，但這事還有舛差，一則輩份兒不合，二則照數你不該做鐵拐徒弟，你自不曉得這個道理。鐵拐既為仙人，也不精細思量，妄居師父之稱，這是他的不合。」鍾離權聽到這裡，忽然插嘴說道：「李師父那般本領，怎麼他不該做我的先生呢？」帝君笑道：「這個道理，此時對你說了，你也不得明白，說個大意你聽，大凡人仙都是一理，人生父子夫妻師弟友朋遇合之間，並非偶然而成，都逃不開一個緣份，如今你同那位師尊雖不能說是無緣，但只可做你教授本領、啟迪知識的先生，論實在事情，先生還是鐵拐；若論名義，卻讓那位先生來享個現成。這人非他，孩子，你可認清，如今坐在你眼前的帝君就是你將來出世昇天、超度援引的先生哪！」鍾離權聽了，一時領會論其意。那兩旁侍從之人卻都催他趕緊磕頭拜師。鍾離權萬分惶惑，跪在地上，卻不肯馬上磕頭。他的心中是想自己已經拜過先生，先生又是好好的，現在自己家中，怎麼又另外拜起師父來？拜了這位師父，知道家中那位李先生可能允許不能；而且照帝君說，傳道講學仍要請教李先生，那麼今日之事未免有些對不住李先生，萬一他老人家不答應呢？自己怎生解釋起來。正在沉吟，只見帝君又降諭道：「孩子不用遲疑，你那李師父，他現是一時疏忽，少用了一番推算功夫，他要明白了這個關係，只怕他自己也要退居師兄地位的。但是這事無論如何與你的前程只有便宜而無損害。你想，多一位師父做個指引之人，不好麼？老實再告訴你罷，你受祖師貶謫，是因牧牛不慎之故，而這事的原由，乃是祖師下海救援李鐵拐，鐵拐見你因他而受罪，心中怎麼得安，況有同門之誼，如何不來指引？不但是他，凡是你祖師門下幾代仙人，瞧在同門份上，將來都要特別看承你咧。但他們都只負著保護教導的責任，你的真正先生，還是我帝君一位。你今可就拜了師，回去之後，你師尊一定也明白了。他明白之後，一定不肯再以師道自居，而你則不妨仍以師禮尊之，他自照舊的指教你修道的法門和種種應用的法術。到了你修道成功，將來自可度我上天也。」帝君說到這句，他自己還不覺得，卻把兩旁許多仙吏一個個嚇得目瞪口呆，慌得一齊出班俯伏在地。帝君大驚，問道：「諸卿有甚事情，如此作為？」當有諸仙領袖稟稱：「聖人無戲語，無失言，今帝君忽言將來須鍾離權度帝君上天，臣等不敏，竊恐聖駕有蹈凡下界之憂也。」

帝君想了一想，不禁跌足懊恨，因命：「諸卿且起，聽寡人一言。」諸仙吏都起立歸班，帝君因歎息了一聲道：「寡人常說下界人心太壞、作孽太多，每思設法糾正，善為勸化，此等大事，設非親身下凡，如何做得起來？大概寡人總和眾生還有一度緣份，

此乃數之所定，如何推得開來？寡人自開闢之初，得道昇天，蒙玉帝提攜，元始、老君兩位的教訓、扶植，並荷西王母、玄女等幾位領袖的保舉，得與玉帝化身真武大帝處於同等地位，爵授帝君，榮膺重寄，受任數萬年，愧無功德及人，難得有此異數重下凡塵，查察如今的風土民情，立萬萬年的道德教化，寡人以為此等事業不下於老君的屢轉凡胎、著經垂訓和孔子的立言投世、師表百代，豈是深居天府久尸祿位的東華帝君所能比擬於萬一呢？寡人業已定下主見，專等度了鍾離權成仙之後，一准親自下凡，再受他的超度，我和鍾離權互為師生，也是萬年佳話咧。望諸卿勿再替寡人介介於懷也。」

眾仙奉旨，一個個心悅誠服，齊齊叩拜道：「不想帝君有此宏願，此佛如來『我不入地獄、誰入地獄』的苦心，亦先聖『己饑己溺，一夫不獲，是餘之辜』的大德，豈小小功行所能同日而語？竊謂天上多一金仙，何如人間出一聖人。況限滿功成，重歸天位，玉帝必更深倚畀，況與帝君有何損失呢？此誠萬代蒼生之幸，亦帝君莫大功德，自非天聰聖哲，安能轉禍為福，履患如夷？臣等愧列仙班，不能仰體聖心，妄深憂慮，真井蛙之見也。」

帝君忙說：「諸卿皆積德累功，修身立命，自致神仙之位，安有不思濟世救民之理？不過愛寡人之心太切，偶聞失言，不覺憂形於色耳；至於寡人之心，也不過鑒於近代人民文勝於質，禮太多情太薄，機變故詐，日甚一日。長此以往，非至人心盡化於禽獸，風俗日趨於瀆薄，以造成亙古未有之大劫大難不止。寡人得天獨厚，久居高位，無裨時艱，時深素餐之愧，得能下凡一行，盡力之所能，可以挽回一些，未始不是補過之地。若如諸卿所言，以佛家如來、吾教李祖、儒教孔聖及古代聖王相比，寡人安敢當此。」當下諸仙又稱頌了一番。

鍾離權盡聽在耳中，虧他都解得明白，他才知道這就是東華帝君，心中大為驚畏，先時不肯隨便拜師的，此刻卻不待催促，連叩幾個響頭。帝君不覺大笑。諸仙官也笑道：「想來孩子也敬仰帝君聖德，不自覺其心誠悅服麼？」帝君因又諭道：「你李師有先知之德，今日之事，事事瞞不過他，但天機不可預洩，泄則罪不可追，爾宜慎言，毋妄宣於眾。」鍾離權叩頭領旨。帝君又道：「你可是奉李先生的法旨去等候北方來的費長房麼？這人現在已先到了你家，你今不必回去，可逕至幽州境內，等你師父和何大姑娘、費長房一同到來，大家會齊，有一樁事情，須待你們了結，而且還有你們同道中人現在正受人監禁，也得趕緊把他救出來才好。去罷。」鍾離權問道：「弟子到了幽州，教師父們哪處找我去哩？」帝君笑道：「你師父這樣法力，有個找人不到的道理麼？告訴你一句老實話，你師父派你去迎接費長房，實在是要藉此試察你的肝膽心術。因你性質兇暴，屢殺猛獸，幾乎把天下什麼危險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所以這次叫你稍許受些驚恐，見些意外之事，又要試你有無仁愛之心，是否和從前一樣脾氣，一味好殺逞強，不惜物命，不顧利害。如今幸而你有耐心，幾樁事情都算處分得不錯，要是不然，此番遇那怪物之後，還有第二第三的危險可怕之事。是你李師父算定費長房這時可以回來，正好幫你出險，所以派你去接長房，正是著長房來帶你回去咧。」鍾離權聽了，恍然失笑起來。

帝君又道：「不過對於山中妖鬼略一奉承，就許他收留門下，預備自己有些進步，就要招他在身邊，並允給什麼好處與他，這雖也是一種孩子性格，但卻過嫌狂妄，也不想自己現處什麼地位，一古腦兒學得幾句咒語，連養命保生小小份內之事，統都沒有學全，就想為人之師，超度別人，不但惹人笑談，而且太易分心，心一分則學不能精，自身且不可保，安能顧到別人？我也不是專為昨宵之事刻意指斥，這事出於偶逢，況是慈悲心腸，何忍苛責，所以不憚煩言者，是防你一點好為人師之心，將來一再亂收徒弟，擅將道法傳與歹人，為禍之烈，可使天下大亂，流血成溪，始其罪者，你自列在第一，而師父及我輩亦應連帶負責，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你倒不要看得稀鬆平淡啊！」鍾離權聽了，竦然道：「弟子年紀小，不知這些利害，以後便真有本事，也不敢胡亂殺人了。就是所見那妖鬼，弟子雖已允他超度，也只好失信於他，這等東西，知道他性質如何，能否馴服習上，設或鬧點事情出來，不但弟子本身受罪，連累兩位師尊也要共負其責，豈非永遠一件憂患咧。」帝君笑道：「人無信不立，你既切實答應人家，怎麼轉背兒就預備失信？好在此物雖然得你允許收錄提拔，他卻沒有這麼大的福氣，你放心罷，這事害不到你的，你只以後格外小心就是了。」

鍾離權口稱遵旨，因問：「這東西究竟是妖是鬼？」帝君道：「那是一千年前一個邪人，被真武大帝派遣手下黑虎下凡，將他吞吃，鬼魂不散，常在山中隱現，雖不怎樣害人，人若遇到他時，也少不得驚嚇成病。現在常常出來拜受日華，感受既深，兩目已能發光，而且能團結魂氣，成為人形，再過百年，其丹已成，就沒人提拔也能成個小小氣候。但此種東西，本質已是凶橫，雖經修煉，仍恐其性難移，將來結果可以想見，你只好好留意著罷。」鍾離權再拜受命。帝君又說：「你來此已久，不必多留在此，就著原來坐騎送你去幽州罷。」鍾離權拜求道：「那虎很不聽話，求師尊賜一陣神風送弟子前去罷。」帝君大笑道：「你別輕視那虎，它的年紀比你大過千倍，怎麼你倒想去使喚它咧。也罷，我知道你渴想嘗試這騰雲駕霧往來空中的滋味兒，看在師徒份上，就先傳你駕雲之術。此術不比尋常，初學要念什麼咒語，用什麼玄功，只要心之所至，雙足就會騰空而起。一個時辰最快可行□萬里，可和你鐵拐師尊並駕齊驅了。這等大法，本來不是初學之人所能傳授，念你志純趣正，存心仁厚，破格兒教會了你。你想著這等特遇殊榮，更該宅心正大，多作有益之事才好。」說罷，命鍾離權過來，附他耳朵說了一句什麼。鍾離權莫名其妙，帝君喝道：「笨孩子，這便是傳你的大法了，你懷疑甚的。」鍾離權心下恍然，試著念了一遍，立時覺得身子虛飄飄地凌空而起，把個鍾離權喜歡得只會高叫：「好師尊，親師尊！」站在空中，手舞足蹈，宛如發瘋一般，惹得帝君和一班仙吏都大笑起來。未知鍾離權到了幽州以後還有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